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寡人 / 阿乙著.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624-6324-5

I. ①寡… II. ①阿…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68893号



寡人 guaren

阿乙 著

责任编辑 陈冬梅

装帧设计 杨林青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0030) 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 (A区) 内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40 1/32 印张: 9 字数: 225千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324-5 定价: 2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献给火柴

你曾努力使我开心

前 言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起 源

书写出无以复加的美好——让人激动；

再对美好进行无以复加的毁灭——让人惆怅。

我想我的这个主人公(小红)最终两袖空空。是啊，她有着世上最美好的手，最终两袖空空。为了增加悲伤力度，我让“我”仅在这两个极端时刻看见她，而且必须对她怀有刻骨的爱情。为了让“我”不曾得到，我引入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索囊)，他年轻、英俊、活泼、有钱。同时还为她配备两个功利的“看护人”：作为巨富的舅舅和早已离婚的妈妈。为了衬托她的美，我引入漂亮而恶毒的女秘书(娟)；我让后者溃不成军。而娟这个可怜的角色还会发挥另一个作用，便是在“我”不能追到小红时充当示威工具。“我”痛苦地与娟起舞，在小红面前展示可笑的自尊。

为了呈现这爱的战争，我设计出一个奢靡的庄园。因为忧愤，“我”离开庄园，二十年后再度光临时，庄园沦为工地，小红两袖空空。我不打算用车祸或者截肢等现实因素来解释，因此参照匹诺曹设计出另一个童话。因为诅咒，匹诺曹的鼻子越来越长，而小红则是手越长越短。很小时她的手便非常长，长大一点，它们缩短一些。“我”初次见她时，恰好是这双手长到最合适的时候。这是她一生唯一的时刻，无尽光华。此后她便和她的手一起走向无可挽回的没落，直到手腕和胳膊彻底消失，肩窝里剩下两只可怕的手掌——它枯干、黄黑、粗糙，就像被烧坏的生姜。她就这样恐怖地走出来，张着两只微微颤动的、喊叫的手掌。

她终身忧虑，即使在最发光的时刻。为了毁灭得更厉害，我让庄园里丑陋、年老、粗鄙的司机娶了她。

这篇小说说明我有三种习性：

——煽情冲动。我想让人掏出手帕。

——卑微的骑士精神。我让“我”最终拥抱她，仅仅说明，这个卑微的男人获取了当骑士的资格。在她的手美好得会发光时，“我”沉浸在被镇压的情绪里，像《聊斋志异·瑞云》里的读书人贺生，在色艺双全的

瑞云面前紧张、急促、敏感、自卑，但当瑞云蓬头垢面、丑状类鬼时，他成为她的父，柔软而勇敢。

——自怜。无休止的自怜。

真相是作为写作者的我，在这个世界，在这一辈子，压根得不到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什么事都能自我消化，总是优雅地自处，我从来不需要。我的爱对她来说可有可无。

多数人的嘴唇是有唇线的，情况就像：{ }。

最近我老想到一个人，嘴唇是：O。

它没有一个消失的轨迹，而是像一个很小的圆循环起来。特别是在说话时，这种感觉非常明显。因此我想每个人的嘴唇都是雕刻师雕刻的，而这一只像是上帝粗暴焊出来的。我害怕。我也怕头发稀薄的女子，当我看见稀疏如渔网的头发下蜡黄的头皮，心里便会发紧。类似的是因为过瘦而凸显的脊椎骨，我会幻觉有人拿硬币或锉子刮削它。以前造过一个词：肉体洁癖。写过一个人就像总需要洗手那样，对别人残缺的容貌有着控制不住的恶心，最终杀死一位满脸疤痕的路人。

在罗兰·巴特的某本书里有个说法，弱点是庇护所。这感觉我也有，在热爱的异性那里，我会主动寻找一个弱点，作为感情的藏身之所。我喜欢大胸女人，铭记的却是穿着背心的平胸。类似的是浓密头发里渗出的白丝（它们必须在后边，而不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刘海）、宽阔额头中间月形的小疤痕、哀楚而自主的眼神（而非乞怜的眼神）、父母离异者暴躁的脾气。

某些缺陷带来嫌恶，比如被挖掉的乳房；某些又带来热情，比如小眼。这是简单区分的办法，但一切还得取决于人的具体敏感。很可能第一眼看见被损毁的乳房时，人会恶心，但当这对乳房在观看者心里有着

沉默

2011年2月9日

我终将会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活着的沉默
一部分是死去的沉默
我从上帝那里借来的
分文未动

我容易陷入在自我世界，是沉迷的人。我就想，这些天自己是坐在一个谷仓那么大的温暖胚胎里，享受着自以为纯正的东西。这个胚胎一直在城市楼宇间畅通无阻地飞行。但在今天凌晨，这新年开始之时，它卡壳，飞不动了。我试图让它飞，但飞不动。我爬出来看。世俗的树杈顶着它，这树杈短小精悍，如此有力，几乎刺穿整个梦想的底部。我一整天都为此悲伤。可能我把它想得太美好。

有一夜做梦，我被两个不认识的老人——未来可能的岳父母——提着手电审视，他们像扒光一个女子那样审判我。最后作为补偿，他们命令我吃一碗面。“吃！”我恐惧于被人审视，因此会梦到。在饺子店用餐，看到服务员跳跃着端菜，嘴里跟着录音机哼，便能明白“凤凰传奇”的意义。回来听了那首被广泛耻笑的歌曲《全是爱》，越发明白了。多年以前，我住县城，乡下堂兄（有四十岁）来到，与我抵足而眠。我带着恶毒的好奇问他喜欢听什么歌，我以为他没有。但他兴致来了，说每当杨钰莹的歌声飘到时，他便会中邪一般手足无措，全身过电，“就差出眼泪了”。因此我羡慕他的幸福。他在劳动一天后，赤脚走在草路上，蹭着泥浆，听到天空传来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他恐惧于接受那歌曲结束时的空无。

麦色细嫩的肌肤，绿宝石色的杏仁眼，长达腰际的黑色直发。她是安第斯山姑娘，同样可以说她是一个印度尼西亚的古典佳人。她衣着打扮有一种特别的味道：猞猁皮外套，细花的真丝衬衫，生亚麻布的长裤，一双叶子花色流线型的皮鞋……她踏着母豹式的轻盈脚步走过来，我就想：‘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美的女人。’她只是瞬间超自然出现，很快又消失在前面的人群中。”

我在自己的欲念里塞入一枚可以引爆的炸弹。当有一天控制不住自己要“老房子着火”时，我就拉爆这颗炸弹。这样她就击不溃世上所有的女人了，我也不会重新沦陷为一个可耻的暗恋者了。这是故意明白。

在一个凌晨，我从噩梦中醒来，只记得结尾。一个侏儒举着刀追我，诚恳地喊：“我不会杀你，不会杀你。”我跑得越来越艰难，因此总有一个自己劝自己：停下吧，他只不过找你有事。他气喘吁吁追上后，眼球突出，恶相毕露，将刀插向我。

这个梦应该很长很长，长得像红楼梦那样长。但我只记得结尾。我坐在现实的微光中，试图从梦的尽头返回进去，但是回不去。这样的遗憾就像是坐在岸边，看见沙滩上有艘木船，但是后边宽阔无边的海洋，以及天空，都被幕布一般的重雾笼罩了。

雨

2010年10月11日

今天大雨，这意味着所有可能的节日烟消云散。我想起很小时就坐在门槛内，看屋外成为河，路上一人也无。好像人都被老天爷赶到寂寥的墓里。这是不需忧伤但忧伤会慢慢生发的时刻，因此会想到姑娘。这是人类共有的时刻。奥巴马在白宫试着打伞出门，最后还是回了去，在那里逡巡。就待在这样的时刻，几十年待在这样的时刻。会突然想到自己和同桌不停按计算器，+1，+1，看谁在一分钟内按到最庞大的数字。最后对方意兴阑珊。那个下雨从来不打伞的爸爸，几十年后出现在路人嘴里。路人拉着我说，我就知道会出事，他从不打伞，雨水就打在他头发里。

秋天来了。谦虚地看，总共只有五六十个秋天。风钻进衣领或袖子，我们坐在冰凉的椅上，看着什么。世界像是巨大的画布，有高而深远的蓝天，一堆建筑物的静物。我们的身体像河流越流越小，土地悄无声息地枯竭，发皱。总会有傲慢的少年骑自行车像开着一辆大卡车那样横冲直撞。我们坐在木椅上，指节苍老，像是被路过的一件垃圾。当年我们骑车路过他们时就已把他们当成死人。这就是老掉的意义。每次黄昏都是死亡的排练。

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觉得这是一次抽烟或者仅只是一次阅读。在这宁静的背后是潜藏的生活暗流。我坐在阳台上看宁静的城市，车辆像哑子一样奔跑，想到抽这根烟只是喘一口气。我可能跟一个人分了手，即将也要告别浑浑噩噩的工作。我已经不记得奶奶哪天死的，大约在春夏之交。因为买房回老家晚了点。现在这房子也要卖掉，我将会见到比买它时更多的程序。这是一个时刻，我踩灭这根烟，就钻到十一长假里写那一直没写完的小说。也许在头几天，除开发呆什么也干不了。然后我将去火车站迎接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但坚持直立行走的衰老父亲，在这即将卖掉的房子里生活一段时间。我想在今年搞定这一切，然后像一名真正的写作者那样桀骜不驯。我以后将叫一些我不喜欢的事情滚。

戚拦停棺材时，他们这样唱：“他们呀，送来了香烟和水果，还有一箱非常可乐。”这些礼物都由抬棺的八仙收取，因此他们高声起哄。棺材在行进时，总是被各路亲戚拦停。就好像我奶奶还活着还在用小脚走路一样。

死亡

2010年7月2日

奶奶今年死了，我忘记是四月还是五月。这不是为了应和加缪《局外人》的开头，而是我的记忆力真的严重下降。我觉得她是爱我的，我也爱她，她会保佑我。她葬在一个叫螺蛳旋的山冈，因为下雨，那里的泥土会滑落。有位堂叔说：“上回有个老人死了，过了一个多月托梦给孙子，说孙儿唉孙儿唉，我的屋顶漏雨了。这广东的孙子打电话回家，家里人去墓地看，因为下大雨，坟丘果然被冲坏，棺材板露出来了。”我后来一直等奶奶托梦，始终没等来，倒是有次半梦半醒时好像看见她迈着小脚在灰暗的黎明走，我喊，她转过身来，冷漠地说：“是你啊。”她像看着一条别人家的狗那样看我，说：“我要去一个地方。”然后走了。奶奶在死之前的几年就失忆了。

有一天在电话里听到爸爸说：“我不知道能等到不？”痛死了。当我想到父亲老掉，眼前便无白马。我在雨地站立过久，是时候回屋了。

在怕死严重的那几个月，我睡在床上，听着窗外孩童放肆奔跑的笑声，几乎要哭了。就好像我是在永远爬不出去的洞穴，听着外边银铃般温暖、热烈、自然的人类的笑语。就好像我蜷缩在下水道井盖之下，听任每一辆车哗哗奔去。我被隔离了，与你们相隔遥远。

我还记起癌症老人面对探视的我时所涌现出的表情，他的眼睛擦亮，贪婪地猎取外界一切信息，如果要让他说出一个真心的愿望，那就

我有过两次发表的欢喜。一次是小学给上海《小主人报》投了一个几百字的文摘稿，叫“汉字知多少”；一次是在派出所给县报写了破案通讯，应该有六七百字，标题是“山庙老尼遭奇辱，民警神勇破奇案”。发表后去乡政府、土管所等单位串门，把它们订的县报都收集过来，作为自恋的证据。后来无论发表什么，我都会告诉父亲，而自己总是陷入新一轮的空洞的贪欲中。当我把作品带回家，无论是领导讲话，还是小豆腐块，父亲都会戴上眼镜慢慢看，我就在旁边，看着他一行行地往下读。前几年听说有个可怜的记者好不容易写了篇稿子，单位发出来，他来得早，一个人就着窗前的阳光大声朗读，被人撞见了。大家都很笑话。